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五目錄

柳宗元十七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五

柳宗元十七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

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公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遭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祖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

寥濶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子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

其意緒文辭乂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

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子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

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一作乎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

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

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予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予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幷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

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

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麋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閒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

悏也哉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大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

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憒環坻淤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

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亢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

韓魏以爲羣斂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王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慠然以爲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悟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蕘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

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

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
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
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
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
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
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
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
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

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顧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子聞子坐事逐

予適將唁子今予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予無以唁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主上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邱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

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睹乎

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譏且訣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誚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譏訣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内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已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後闕

天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龎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轑渾淪蒙以圜號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冥凝元釐無功無作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烏徯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瀰非垠或形之加孰取

大焉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巧欺淫誑幽陽以别無隈無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折篿剡筳午施旁竪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予之爲焉以告汝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棊布萬熒咸是焉託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

輻旋南晝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

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元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爲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怪彌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屈時縮何有處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闢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孰旦孰幽繆躔於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惟鯀譊譊鄰聖而孽恆師龎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瞑

頻使試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於羽方陟元子以

允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

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

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盍考醜宜儀刑九疇受是元

寶昏成厥孽昭生於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

行鴻下隤厥邱乃降焉塡絶淵然後夷於土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歴

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

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州錯富媼爰定於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

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滶滶又何溢爲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修長

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凥安在
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凊溫燠寒迭出於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
辟啟以通茲氣之元

日安所到燭龍何照

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有虬螻蛇不角不鱗嬉夫元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何所不死長人是守

員邱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有蓱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巳號

黑水元趾三危安在

黑水淫淫窮於不姜元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

里羣烏是解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

禹懲於續嵞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眂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曁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於帝諄諄以不命復爲㝅耆曷戚曷孽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

呱勤於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道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禹母產聖何䮾厥旅彼淫言亂噣聰聀以不虞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霰鳴厥鱗

集矢於睆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焉妻於狡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

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於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

怙身弧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

子宜播殖稺於邱於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

以讙以都

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子怪駭蜆形茀裳衣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烏號以游

奮厥篚筐習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蓱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宅靈之邸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恆以恬夷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要繹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貿骨帝尚窄之
惟澆在户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澆嫪以力兄鹿聚之康假於田肆克宇之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既棄既舍宜咸墜厥首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德於葛以詰仇餉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康復舊物尋嶌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允厥世惟蒸蒸翼翼於嬀之汭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臺於璜箕克兆之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弟眂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

於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覲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空桑鼎殷詔羨厥鵠惟軻知言瞯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覯於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於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

嚳狄禱禖契形於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該德允考壽收於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牧正矜矜澆皀爰踣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於肌音寶被躬

焚以旗之

有皀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皀釋於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啟牀以斮

恆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樸夫唯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解父狄淫遭懟以赧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葢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旣内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

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於毋以竭厥聖喙嗚不良謏以詭正藎邑以摯孰譯彼夢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膠鬲比豢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
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玭
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逭厥死爭俎器之翼
鼓顛禦讙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勝之
獸鶬瑶池以迭謡

妖夫曳衒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孺賊厥詵爰檿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蔑殺諫

尸謗屠孰鱗蔡以徵而化黿是辜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干異召死

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

厚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

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

將焉紂凶以啟武紹尚焉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於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

踰粱橐囊𩜍仁蟻萃

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妲滅淫商痡民以亟去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牙伏牛漁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眂顯光奮力屠國以

髀髖厥商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發殺曷逞寒民於亶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允怠以棄天又祐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仿偟激覆而勇益德邁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鏗羹於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

螝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

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咨吟於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

呼嗄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昭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甘

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

吳光爭國久子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

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闔綽厥武滋以侈頹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款吾敖之

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六目錄

柳宗元十八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吾子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六

柳宗元十八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

就壓振振業業覷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㦸之翔舞泂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㶆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趹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鴿于嶼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㶚泙洞踏若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鬱齊雲遁

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爲鉤爲鏑爲鏃爲鏌爲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

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
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
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
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
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拆谷裂草木短
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沄沄轠轠轔轔或

赤或黃或元或蒼或醇或驪黝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旗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蹟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雲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突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斷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眾木寂寥遠遊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溲更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蠡集啾啾漯漯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捎毛命

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淦瀠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柹塡屑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

所應則潰潰淵淵洶洶蕘蕘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嘎捎殺摧崒坱圠霞披雹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鶤鸐鵞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觸蹷匯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頫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

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雁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纒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呂斷流修網亘山罩罶罜麗纖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鬉白黿逐毒螭叱馮夷

立水湄搜攪流離搁緬推移梁會絪壓騰天彌圍掉躃擁踊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臠切莫保龍籍具粿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鳥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

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彌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潗濕滑汩彌高掩庳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奮僨離

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皪作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推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滍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㢑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

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

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赫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吴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

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

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

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過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檟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肢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

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顧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嘐喈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沈剖微窮

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噤塞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旣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撤孼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嚚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元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潗湁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攡踊躍而涉其級玆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駭耳之得

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厯盼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躨躨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

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游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黨老壯齒十有一人𨁂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今年他

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

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元不厖無異技硜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恆少食屛立擯辱聳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屛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巳

[illegible]痺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刮惡除洟莝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纏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劘其脽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

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吏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羮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

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

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柰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爲堯

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愚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於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啟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

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

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

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鄙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

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茍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茍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茍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主之臣多死寇盜人曰
禍也予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
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
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
困餓伏牆壁閒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
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
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
得適其儀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
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儀其

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予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予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

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予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爲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爲患卒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

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

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剖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

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

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顧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汩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盧遮那五濁三有

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刼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

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